



长白碾子秀山塘

□赵悠燕

600多年前，长白岛被信国公汤和称为“此岛又长又白”。我们的脚步踏进岛上的瞬间，真感觉其如遗世独立。

夏天是聒噪的，骄阳，鸟叫，蝉鸣，人们脸上如雨的汗珠，言语像绝尘而去的车背后那道烟尘，渐渐消失。热，让人突然失却了说话的兴致，目光流连在那棵安静的大树上，山上有微风，为什么其叶子却一动不动，仿佛入定。

长白岛不大，看地形图，犹如一件无袖马甲，或似一片鳗鲡。它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，面积12.95平方公里。当我们深入岛屿，来到后岸，从一个坡路上去，从另一个半山腰下来，柳暗花明，发现这正是刚下车的地方，外地人到这里是不会迷路的。

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，院墙；爬在石头房上绿色的藤蔓，放眼望去，散落在绿山下和绿田间的村落，这样的房屋，在我们生活的周围，每天的目光所及之处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。许多年后，时间会把这些从生活中抹去，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史料中去体会，自己的祖先，曾经住过这样的房子。想到这个，便换了一种眼光去看，如果这样能把它深深留在记忆中的话。那种感觉，在日复一日的固定轨迹当中是无法体验的。这里的一切安宁安静，拙朴质感，却又处处藏着精致的细节。转弯处的矮护栏上覆盖着黛色的瓦片，石头筑就的矮墙，像一条龙脊，围着中间一棵绿意弥漫的大树。竹篱笆上斜伸出来的绿色爬藤，古朴中显现文艺和婉约。

后岸村，自然，干净，安静，绿意葱茏，知了在树上鸣叫。人不多，可以说稀少。半山腰上的房子，黑瓦石墙，每一块石头里似乎都蕴藏着岁月的气息，飘散在村落的上空，即使我们只有目光停留，也能感受到来自往昔的静美和田园诗意。顺坡而上，周围是茂密的绿树，还有果树。文旦，橘子，还是青涩的，只有猕猴桃看似成熟，五六个，凑热闹般集聚一起。果树在院落或路边，看着不像村民有意为之，都是野生野长的样子，但可能地气旺盛的缘故，长得树是树，果是果，挂在枝头，不用担心有人惦记，直到渐渐成熟，散发出果蔬的香味，成为幽静村落的一道景色。

据说后岸村现只剩30多户人家。最老的一座房子，已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传承12代。曾经的热闹或者说丰饶的生活气息，都消失在了一寸寸的时光里。上岛的人，只能凭丝丝缕缕的迹象想像，木结构的房子，那些木格门窗，屋檐，如浮云般的人和事，恍如隔世。或者，连这些都失去了探究的兴趣，竟是走马观花。院子里，一只狗被拴着链子，朝陌生的闯入者一直乱叫。狗大约也是很少看见外人的，叫是它的本分和职责，直到有人说，别叫了，我们走了。它果然噤声。寥落老屋多寂寞，一人一狗相伴，也是一种生活。

称为余家，应该是余姓居多。从地形上看，余家是个自然山岙，三面环山，北面朝海，和其他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向北依次有山塘、田地、深水涂和岩滩，这里的人们，以渔或以农为业。追溯历史，余家的先祖在清乾隆十九年



沈汝汝 摄

(1754)从镇海汉唐村迁徙而来，在当地余氏也曾为大户人家，在“余卢王”三大家中财产排在第一，道出了余氏们的聪明智慧和善于经营。他们在这个岛上繁衍生存，像一棵树扎根在这里，生长繁茂，无数的枝干伸向天空，犹如他们一双双勤劳能干的双手。

所谓保留原始风貌，只是岁月漫长中的一种主观意识上的想像，那些长大的孩子，年轻的男女，他们向往着山外的世界，城市的热闹和现代化。只有他们的父辈和祖辈，在日渐的老去中，不再去想他们的余生中，和发展和未来有关。守着这些老房子，守着这些山，这些海，或许，这就是他们的一生，就如四季轮回。生命如此相似，长白岛上的人们，站在太阳照耀的明晃晃的冬日里，倏忽，满眼碧绿的春天就来到了家门口，仿佛每个日子都是在不断地眺望和不经意地抬眼间过去。他们有时想像那些去了岛外的人们，他们的日子是不是每天都在踩着飞火轮跑？

余家，曾有8户村民的亲属共33人侨居在美国和香港等地。在长白岛的前湾，有个侨思馆，这个侨思馆根据侨胞故居改建而成，白墙灰瓦，小而精致。1889年，大湾村两个王姓男子结伴赴上海，经人介绍了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的国际海员，他们被称为长白华侨的始祖。在当时那个年

代，这需要极大胆魄和勇气，不是迫于生计，或许不会下此决心。长白岛据说现在只剩两千多人，加上外来在船厂打工的两千多人，合计四五千人，但是长白在外地华侨却有1700多人。在海外求生存，谋发展，并能扎下根，靠的是刻苦耐劳和聪明智慧。当他们的脚步停留在异国他乡时，故乡渐行渐远，记忆中的一枝一叶，一砖一瓦，一山一水，都成了生命里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山上的风力发电机，闪着银光的叶片细长尖利，如挥着长臂的巨人，站在后岸的山坡上，也能看见其在对面山顶上不断旋转，这是一种新型的与古老村落截然不同的风格。现代化的风力发电、沿海港湾千余亩的高科技生产养殖基地、海洋工程项目、船舶修造项目等临港工业……长白在保留原始风貌的同时，也在紧跟时代的脚步，不断发展起来。

而一直以为的“长白女子秀山郎”，到了长白才知道，原来是“长白碾子秀山塘”的谐音，久而久之，成了现在这样，倒也引出人们对此所做的丰富联想，比如与此有关的凄美爱情故事。而我到底没有见到盛名的长白碾子，想像中，石头做的碾子，在一轮轮围绕着他转圈的过程中，一颗颗饱满的谷物细细碾碎，在那些岁月里，承担着养育一代又一代长白人的使命，虽悄然退场，却已成为乡村文化的一种记忆符号。

花鸟岛

□周海鸟

术，生命中的留白，大多数是无奈和遗憾。多次与花鸟岛的擦肩而过，注定它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大留白。

此次，约好的成行又成了空，也许，花鸟，我终究还是与你隔了山，隔了海，隔了思念。

如此，只能隔着手机，隔着朋友圈，遥望一片海，遥望一座岛。

这是一座普通的海岛，耸立在东海边上。没有成片的熏衣草，它朴素得像渔妇身上的碎花对襟布袄。黄褐色的礁石，碧绿的海水，礁石边上溅起的洁白的浪花，都跟我梦里无数次萦绕的故乡无异。看着图片，岛上的树木和植被，像百岁老人脑后随手拈就的髻，稀松。而正是这份朴实，搬住了我的眼眸。我们都是这片朴实的土地哺育的朴实的人们。午夜梦回，萦绕在无数游子心中的，正是这样的朴实。也正是这份朴实，成为他们心中纯净的坚守。

一湾平静的海，几只拢在港湾的轻舟，在同一个画面里安静地休憩。似乎是哪一幅油画中的场景？我的心弦常会被这种场景轻易拨动。只想把自己的心也安放进去，放在哪个角落都不违和，无论随波荡漾，无论随舟漂泊，或许就这么静静地，停泊。

海岸边，长了青苔的礁石，翻过来，应该会有惊慌失措的小蟹，小鱼。坐在光滑的礁石上，

让阳光暖暖地照着你，生命中的阴霾，也会被蒸发吧。或许在松软的沙滩上，你还可以与一枚精美的贝壳，来一次偶然的邂逅，聆听潮来潮往。涛声会在你耳畔轻轻呢喃，正当你倦意袭来，睡意浓浓时。如是在夏夜，漫天的星星或皎洁的月亮，看海水在月光的清辉里闪着钻石般的光芒，即使没有夜光杯，没有葡萄酒，也是醉人的。

依山而建的民居，参差，错落。沿着石阶，拾级而上，黑瓦，白墙，蓝色的窗棂，蓝色的门扉，与蓝天，碧海，浑然一体。一棵逾百年的古树，盘根错节，虬枝向四面八方舒展开来，刚劲，有力，每一条枝丫保持着向上和不屈的姿态。百年的风雨，铸就了它不挠的品质。海岛多台风，所以，海岛的树都难以和内地的树一样挺拔，高耸。但它们像守卫哨所的战士，时刻准备着接受风雨的洗礼，狂风的肆虐，它们时刻保持着战斗的姿态。150年，五万多个日夜，这样的生命力，让人起敬。一棵树如此，这百年的小渔镇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一砖一瓦，一石一木，历经风云际会，依然淳朴得如海明净，淳朴得令人心动。就像百岁的老人，一个世纪的风雨，一个世纪的跌宕起伏，一个世纪的爱恨情仇，都付于轻语笑谈之间。老人精神矍铄，思维清晰，一头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服服帖帖。老人只是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们其

这个岛屿的黎明是暖和的

□李国平

我想远郊的河流已经解冻
光线正慢慢嵌入我们的睡眠
这是奔跑的时刻，时间之外的景象
如墙上的老式挂钟越来越成熟
黎明如一道幕布蘸满了黑白
我站在摩星岭上俯瞰整个岛屿
海风扑打脸面还夹杂海豚的气味
它使我们的思考充满着雄性
这个时候耳朵是多余的
隔夜的鸟鸣，恋人们的心跳
以及一些石头和露珠间的低语
都会被失忆者保留，这是明亮的开始
那些神秘的灯盏在高处即将全部交出

纸做的岛

□刀鱼

为什么不用纸做一座岛
说完地把纸团扔进水中
水无声地接纳了它的漂浮
是的，这就是
后来有人用火机点着了它表面
一些黑字无处可逃
吱吱叫着
我赶紧将它们救出
共十行
晾在这无人光顾的地方

美在月色中陈言

□石泽丰

夜幕里，山退出了我怀中的月色
远远地，保持着眷顾的距离
以排列成群的架势 窥视
我怀抱今夜
怀抱微弱的光芒

我把美失在深山的鸟鸣中
等闲云游走 世俗退尽
蹲伏于山间的野兽
用三两声悲啼
砸出夜深惊恐的窟窿

溪水疾行 不置万物一词
我用一支笔
想放空峡谷的冷寂
这些人间斑駁的美
此刻，真的离地面很近
离天空也很近

中一位。祖祖辈辈，他们的勤劳、朴实，像那座灯塔，影响和照亮一代又一代的花鸟人。

说起花鸟，就不能不提到灯塔。花鸟灯塔被称“远东第一灯塔”绝对名副其实。这座于1870年，清朝同治九年时首批建造的灯塔，古往今来，在国际和国内的航运史上，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这座灯塔，曾经历了多少沧桑变迁，经历多少次风雨侵袭，经历多少战火的洗礼，如今依然屹立在岛上，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，更成为花鸟岛的一座丰碑，这个小镇的标签。午夜深沉，如墨般的夜色，如沉重的帷幔，将天地遮得严严实实。一盏渔火，一束明亮的灯光，足可照耀一季的鱼汛。

百年灯塔，见证了一座岛的兴衰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眼泪与欢笑，见证了海洋捕捞的辉煌与艰辛。

遥想当年，黄鱼旺汛，千帆争流，万舸竞渡，每到夜晚，渔火如天上的星辰般璀璨。日与夜，寒与暑，渔民的号子此起彼伏，终夜不息。灯塔的光芒也变得明亮而欢快。一年又一年，春去秋来，时光辗转之间，灯塔默默地看着这一片海洋的喧嚣与落寞，默默地迎来送往。一片涛声里，依然千帆争流，万舸竞渡，川流不息。

余生之年，一座岛，依然会在心中，屹立。